

名家讲堂

吴小如

讲

杜

吴小如 / 著

诗



天津古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名家讲堂

吴小如讲杜诗

吴小如 / 著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吴小如讲杜诗 / 吴小如著. — 天津 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12.9  
(名家讲堂)  
ISBN 978-7-5528-0017-3

I. ①吴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杜诗—诗歌欣赏 IV.  
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2492号

---

吴小如讲杜诗

吴小如/著

出版人/刘文君

\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7.75 字数 240 千字

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8-0017-3

定 价: 36.00元

## 自序

我一辈子对杜诗有兴趣、有感情，只可惜用功不够。在这篇序言里，想简要回顾一下我这一生和老杜的“缘分”，同时谈谈本书出版的一些情况。

我最早接触唐诗，是在上小学的时候。记得我十岁左右，每天早晨起来，父亲准备上班，我则要上学，同在盥洗室里，父亲于洗脸漱口时，口授一首唐诗给我，有时也略解释一下。开始都是绝句，有五言的，也有七言的，我就背下来。晚上放学回来，再用毛笔抄在本子上。这里当然包括杜诗，像《八阵图》、《江南逢李龟年》、《赠花卿》等绝句，我很早就能成诵。父亲也教过几首老杜的七律，比如《客至》“舍南舍北皆春水”。但那时对于杜诗，还只是零散地念。

真正系统地读杜诗，是1937—1938年间。由于时局的缘故，这一年里我没上学，自己在家自学，主要学古文和杜诗。读杜诗我用的是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本，从第一首开始念，慢慢地集腋成裘，从《游龙门奉先寺》一直读到《秦州杂诗》。这时，我看到某位诗评家的议论，说是老杜夔州以后的诗风光独好，别有一番境界。于是我跳过中间一段，专看老杜出川以后的诗。一直到1944年，我读古典诗歌都是以老杜为中心的。

1941年，我中学毕业，之后念了两年的商科。1943年，我开始教中学语文。我在教学中发现，如果自己不会写古文、作古体诗，教课往往搔不到痒处，讲不透彻。如同看戏，看多了，就想知道台上是怎么回事，于是就自己去学戏。光看不学，永远不知道里面的甘苦。有鉴于此，我在1944年开始学作古体诗和桐城派古文。我

并不想成为一个诗人、古文家，但我认为学会了以后，肯定对我的教学和研究能起良好的促进作用。我学作古体诗，就是以杜诗为范本的。1945年抗战胜利，我重新报考燕京大学，记得有一道填空题，“映阶碧草（ ）春色”，因我读杜诗中间缺了一段，只好老实地填“未读过”。后来才把从《秦州杂诗》之后到夔州之前的一段给补上了。这是我早年读杜诗的过程。

1946—1948年，我念了清华、北大两所名校，其间听俞平伯先生、废名先生讲诗，受益匪浅，特别让我加深了对杜诗的理解。我前后听俞平伯先生讲了两年的杜诗，现在关于杜诗的一些讲法，比如《望岳》“岱宗夫如何”的“夫”字、《月夜》“香雾云鬟湿”一联究竟何指等等，都是秉承俞先生的观点。我还听过废名先生讲陶诗，他偶尔也会谈到杜诗，像《咏怀古迹》里“五溪衣服共云山”一句，废名先生认为，少数民族的服装五颜六色，恰与周围云山之形色相配合。我觉得很有道理，后来也这么讲。

1949年以后，我开始教大学。当年在津沽大学，我开了《论语》的专题课，颇博好评。因我对杜诗既有兴趣，又下过工夫，于是很想开杜诗的专题课。第二年，我开了《诗经》和《杜诗》两门专题课，遗憾的是，碰到“课改”，砍掉了《杜诗》。院系调整后，我到了北大，研治古典文学。因对唐诗的爱好，本想搞魏晋至唐一段，可是却被分配到宋元明清一段。这样一来，我便失去了讲杜诗的机会。我羡慕我的同事能开杜诗专题课，而我再无机缘碰心仪的老杜了。一直到退休，我对杜诗只写过几篇简短的札记而已。

我之于杜诗，确有浓厚的兴趣。我看过不少关于杜诗的专书，王嗣奭的《杜臆》、钱谦益的《钱注杜诗》、朱鹤龄的《杜工部诗集辑注》、浦起龙的《读杜心解》、仇兆鳌的《杜诗详注》、吴见思的《杜诗论文》、杨伦的《杜诗镜铨》等，我都一一寓目。此外，读到诗话、笔记里论杜的内容，认为有见地的，我都抄录下来。但我有自知之明，我自忖不是研治杜诗的专家，却对杜诗有感情，下过一定的功夫。

2009年,因我的学生谷曙光要开杜诗的专题课,向我求教,于是我给他讲了一个学期的杜诗。这一次是从头至尾比较系统地讲,主要根据我这一辈子读杜、研杜的理解和体会。毕竟我的年纪大了,体力不济,容有不足之处,但总算过了一把讲杜诗的瘾!现在,刘宁(她是旁听者之一)、谷曙光不辞辛劳地把这次听讲的录音整理出来,而天津古籍出版社又慨然予以出版,让我得到向读者求教的机会,真是非常感谢。

顺便谈一下附录的内容。其实在2003年,我曾给檀作文、谷曙光讲过一段时间的杜诗,从《游龙门奉先寺》开始,一首一首地讲,可惜第一卷未完便中止了。幸而存有部分录音,现也整理出来,此为附录一。再有,我把以前所写的涉及杜诗的零碎文章,也一并收入,作为附录二。这样,我一生关于杜诗的所讲、所作,基本汇集于此矣。虽不系统,但总有点滴的心得和体会。最后,刘宁、谷曙光在事后,各写了一篇“听后感”,姑且作为附录三,以纪念这次讲杜诗的师生缘分,但他们的褒奖则愧不敢当。

老杜《槐叶冷淘》有句云:“献芹则小小,荐藻明区区。”大约我这本小书,也如同常见而易得的“芹”、“藻”之类,卑之无甚高论,权当抛砖引玉吧。因为自己的研究不够深入、全面,所以在讲授过程中,难免有遗漏、讹误、欠妥的地方,衷心希望得到读者的匡正、专家的批评。



# 目 录

- 第一讲 白鸥没浩荡 万里谁能驯 / 1
- 第二讲 长安苦寒谁独悲 杜陵野老骨欲折 / 15
- 第三讲 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 / 29
- 第四讲 忧端齐终南 顽洞不可掇 / 41
- 第五讲 少陵野老吞声哭 春日潜行曲江曲 / 53
- 第六讲 冉冉征途间 谁是长年者 / 65
- 第七讲 夜阑更秉烛 相对如梦寐 / 77
- 第八讲 每日江头尽醉归 / 87
- 第九讲 安得壮士挽天河 净洗甲兵长不用(上) / 101
- 第十讲 安得壮士挽天河 净洗甲兵长不用(下) / 117
- 第十一讲 诸葛大名垂宇宙 / 131
- 第十二讲 此意陶潜解 / 145
- 第十三讲 怅望千秋一洒泪 萧条异代不同时 / 161
- 第十四讲 彩笔昔曾干气象——《秋兴》 / 177
- 第十五讲 落日心犹壮 秋风病欲苏 / 197
- 附录一 2003年秋讲杜诗第一卷 / 219
- 附录二 莎斋笔记 读杜一得 / 247
- 附录三 整理后记 刘宁 / 265
- 吴小如先生教我读杜诗 谷曙光 / 269
- 主要参考书目 / 278

# 第一讲

白鸥没浩荡  
万里谁能驯





望岳

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

登兖州城楼

白帝

夜宴左氏庄

房兵曹胡马

画鹰

## 第一讲 白鸥没浩荡 万里谁能驯

今天讲的内容都在《杜诗详注》卷一。两首五古,《望岳》和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;四首五律《登兖州城楼》、《夜宴左氏庄》、《房兵曹胡马》、《画鹰》。选这四首五律有我的理由,下面再说。先讲两首古诗。

### 望 岳

(开元二十四年 兖州)

岱宗夫如何,齐鲁青未了。  
造化钟神秀,阴阳割昏晓。  
荡胸生层云,决眦入归鸟。  
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



我原先写过关于《望岳》的文章,收在《莎斋笔记》里,文中引了翁方纲《复初斋文集》及《石洲诗话》卷六里讨论“岱宗夫如何”的“夫”的《与友人论少陵〈望岳〉诗》:“此一‘夫’字,实指岱宗言之,即下七句全在此一‘夫’字内。盖少陵纵目遍齐、鲁二大邦,而其青未了,所以不得不仰叹之。此‘夫’字犹言‘不图为乐之至于斯’‘斯’字神理,乃将‘造化钟神秀’、‘荡胸生层云’诸句,皆摄入此一‘夫’字内,神光直叩真宰矣,岂得以虚活字妄拟之乎?”又云:“‘如何’者,仰而讶之之词。”

翁方纲有大段文字纵论“岱宗夫如何”的“夫”字。我听俞平伯先生在课堂上讲这首诗,他认为这个“夫”,是用《鲁论语》。《论语·阳货》:“子曰:‘予欲无言。’子贡曰:‘夫子不言,则小子何述焉?’子曰:‘天何言哉,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。’”其中通行本作“天何言哉”,而《鲁

论语》作“夫何言哉”。俞先生认为这个“夫何言哉”的“夫”，就是“岱宗夫如何”的“夫”。当然，他不是说这个“夫”就出典在《鲁论》，杜甫也不一定用这个生僻的典。我认为俞先生的意思是说，这两个“夫”字的用法相近。

俞先生的讲法我那篇文章里已经引了，这里想要补充的是：第一，从古文的角度看，这个“夫”本来是文章中的虚词，是多用于句首的虚词，而在古文中几乎没有置于句中的。钱锺书先生《谈艺录》经常谈到这个问题，说宋代以后的诗不好，因为虚词特别多，把文章里的虚词都用到诗里，他认为这是一个缺点。文章中的虚词本不宜搁在诗词里，但也不必完全排斥。杜甫这里放在中间，“夫”是指代词，就是指“岱宗”。然则它是否多余呢？我认为这是杜甫的创造，他有意识放在中间。翁方纲认为，把“夫”放在第一句，不仅可以笼罩全篇，使一首古诗有气势，而且起到感叹的作用，加重语气。俞先生也有这样的意思。根据前人的意见，我认为加重语气，和下面的“如何”很有关系。杜诗中“如何”出现过两次，一是“岱宗夫如何”，一是《送高三十五书记（适）》“美名人不及，佳句法如何”。杜诗中的“如何”，不是疑问词，而是一个赞叹词，如果讲成疑问词，“佳句法如何”就成了挖苦。这句诗是说人好，诗写得更好。假如《望岳》里换一个其他的虚词，比如说“岱宗其如何”，这不是不通，而是软了，没有力量了。用“岱宗彼如何”，也不行。再用别的，“果如何”、“竟如何”，哪个都不行。可见，杜甫在这个字上，确实下了一番工夫，思考这个“夫”的特点，不是说翁方纲钻牛角尖，而俞先生征引“夫何言哉”也不算过于牵强。杜甫把一个虚字放在句中，可以笼罩全篇，让全篇都受这一个字的影响，可见他是下了很大的工夫。陈贻焮在《杜甫评传》中认为《望岳》是杜甫的不朽之作，确实是好。换其他虚字，不如这个“夫”自然、妥帖。下面那个“如何”，表示不但感叹，而且惊诧，所以我觉得杜诗既有功力，也有天才。这样平常的一句，仔细分析有这么多可讲，可见他不是随便写的。

第二点我要补充的是，那篇谈《望岳》的文章是早年写的，时至今日，我对这首诗的理解又有加深。我以前对第三句有点忽略了。“造化钟神秀”，我总以为这句有点儿凑数。我以前讲此诗，认为杜甫胆子

够大，八句五言只有三句是实写，即“阴阳割昏晓”、“荡胸生层云”、“决眦入归鸟”。“会当”两句是期望，开篇“岱宗夫如何”是发问，“齐鲁青未了”是宏观地写，而“造化钟神秀”也显得比较虚，我始终没有深刻地理解“造化”一句的佳妙。

这次我再读，才豁然有所悟。盖有了第三句才显出泰山的不平凡。它是说，大自然把最神奇突出的、最不平凡的、最秀美的东西都放在泰山上，使泰山成为让你天然就觉得了不起的东西。没有这个第三句，后面那些话就没力气。第一句、第二句，多少是虚写，看见远景“齐鲁青未了”，开始有感性的认识，再过渡到四、五、六三句去，这是实际的感受，中间必须有第三句作铺垫，所以这一句很重要，说明了后面那些具体的感受。

望岳，是边望边向高处走，不是静止地在那里望。对于“阴阳割昏晓”，我以前指出过仇注和其他的注欠妥，“山北为阴，山南为阳”本不错，但实际望山却又不能如此拘泥。假定从济南，由齐向鲁走，只能看见泰山的一面，是看不见另外一面的，连站在山顶都未必能看见“割昏晓”，何况站在山的一面，如何能看见“割昏晓”呢？我突然联想到一个近在眼前的例子，可以拿来作旁证，这诗熟极了，就是王维的《终南山》：

太乙近天都，连山到海隅。  
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。  
分野中峰变，阴晴众壑殊。  
欲投人处宿，隔水问樵夫。

“太乙近天都，连山到海隅”，这不正是“齐鲁青未了”吗？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”，不正是“荡胸生层云”吗？“阴阳割昏晓”在王维的诗中就是“分野中峰变，阴晴众壑殊”，分野是古代用天上二十八宿来看地上区域的格局，王勃《滕王阁序》“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”，南昌在翼轸的分野里。王维说终南山太大，主峰是两个区域的分界。“阴晴众壑殊”，就是“阴阳割昏晓”的最好注脚。山是高低起伏，有凹有凸的，接



受到阳光的为阳，接受不到的为阴。在王维的视野里，众壑皆在眼前，有的是亮的，有的是暗的，而亮和暗在一个人的视觉里变化极快，这里是亮的，转过身去便是背阴，所以杜甫用了一个很厉害的字——“割”。我们设想他在登泰山时，光线忽明忽暗，变化极骤，刺激眼睛，所以诗人于岗峦起伏之间，感官也随光线产生了急剧变化。“荡胸”句仇注引王嗣爽“荡胸者，胸怀阔大”，所解不免穿凿，这句是说登山渐高，云气层生，在人胸前回荡，如同逐渐走到云彩里。王诗是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”，那是走到“青霭”中反而看不见“青霭”了。《论语》：“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这首诗我讲了不知道多少遍，可就是没联想到王维的诗。王诗没有“决眦入归鸟”，这是写入山渐深，用尽目力追踪归鸟，直到最大限度。我就补充这三点。

陈贻焮引《孟子》“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”来讲最后一句，有人说杜甫不一定是用《孟子》的典故，因为他说“众山小”，没有“小天下”的意思。我说这是诗，如果改成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天下小”，就不是诗了。“众山”不一定指泰山附近的山，而是说天下的山都比它小。

杜甫时刻在探索、钻研、实验。古诗可不可以当律诗来写？这首诗是古诗，平仄也跟格律不相干，但他故意要把中间四句对仗起来，这就是创新。

###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

（天宝七载，长安）

纨袴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。丈人试静听，贱子请具陈。甫昔少年日，早充观国宾。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赋料扬雄敌，诗看子建亲。李邕求识面，王翰愿卜邻。自谓颇挺出，立登要路津。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此意竟萧条，行歌非隐沦。骑驴十三载，旅食京华春。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。主上顷见征，欷然欲求伸。青冥却垂翅，蹭蹬无纵鳞。甚愧丈人厚，甚知丈人真。每于百僚上，猥诵佳句新。窃效贡公喜，难甘原宪贫。焉能心怏怏，只是走踈踈。今欲东入海，即将西去

秦。尚怜终南山，回首清渭滨。常拟报一饭，况怀辞大臣。白鸥没浩荡，万里谁能驯？

此诗也是古诗，但向排律上靠，也是一种探索。杜甫有两句话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、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不是说怪话，真正“语不惊人”的是李贺，有时写得让人不懂。杜甫的创新、探索不用荒诞怪僻来表现，所以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中他自我肯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这就不限于单纯的诗歌形式了，拿“岱宗夫如何”的“夫”、“阴阳割昏晓”的“割”来说，就是成功的尝试。他的“语不惊人”就体现在这些地方。

这首诗本是五古，写法上却向五排靠拢，也是一种尝试。《杜诗详注》卷一里有三首跟韦左丞有关系。韦左丞是韦济，开始在河南为地方官，后入朝为左丞，杜甫给他写诗，实即干谒。李白多干谒，杜甫不免求人汲引，韩愈也写过《三上宰相书》。干谒是唐朝的风气，不足为病。当时儒家指导思想就是人要做官，理想才能实现。当然，在历史上颜回、原宪是了不起的，魏晋南北朝还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陶渊明。可是这种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啊！

我在准备这首诗时，也看了另两首和韦济有关的诗，《赠韦左丞丈济》中有句云：“老骥思千里，饥鹰待一呼。君能微感激，亦足慰榛芜。”仇注说：“老骥，况己之衰。”实误。我认为“老骥思千里”是指对方。诗人的意思是，韦济老当益壮，应思更有作为，而“饥鹰待一呼”则是希望对方能提拔我。杜甫以鹰自比，无奈是“饥鹰”。李、杜的差别就在这儿，李白说自己是大鹏，杜甫说自己是饥鹰。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中说得更可怜，李白从不这么说，但两人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李白老是“端着”，杜甫要说自己可怜，是真可怜。李白说愁是“白发三千丈”，杜甫说愁是“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”。李白动辄说大话，什么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，没钱了，就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，而杜甫是“朝回日日典春衣”。都是典当，两人不同如此。《醉时歌》也是杜甫的风格。

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二百二十字，是长诗，就得有章法。做



文章、写诗都要有章法。谢灵运写景、写旅行的经过，往往有一个玄言的尾巴，有人认为这个尾巴不好。其实我认为，这是不太懂得诗的节奏。当你深入现实的环境时，就必须写客观的事物；当离开现实的环境时，就适宜发表思想。举两个例子，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里，那些富有人民性的思想，是睡不着觉时在那里想的，当他追赶抱茅而去的孩童时，匆忙慌迫，是不会去写思想如何的，等到睡不着时，才有议论和思想活动，因此议论必然在诗的末尾。同理，谢灵运游山玩水的时候，他必然写自然环境，那议论不放在结尾放在哪里？再举一个例子，韩愈《山石》开篇“山石荦确行径微，黄昏到寺蝙蝠飞”以下数句，是写在山寺看画等活动，第二天下山，在下山路上想“岂必拘束为人羈”，有思想了，也是不能放在前面。所以批评谢灵运，要注意到写诗有潜在的规律。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前面写了一大段田园生活，最后才归结到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。乐府《长歌行》“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常恐秋节至，焜黄华叶衰。百川东到海，何日复西归”，写的都是形象，最后才是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，主题在后面。如果只要这两句，前面全不要，那就不是诗了。没有前面，最后两句如何体现？

杜甫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打破了这个格律，主题开篇就提出来。“纨袴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”，一首诗的主题就在这里。这就叫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这就是杜甫的创造性。当年俞平伯先生讲诗，讲比兴，“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”（《陌上桑》），这是“兴”；“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”（《孔雀东南飞》），这与后面焦仲卿、刘兰芝的事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也是“兴”，或者说“比兴”。一般来说，“比兴”多在开头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对于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来讲也是“兴”。这也是在前面，但也有在后面的，《木兰诗》的比兴就在后面，“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，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”这就是创新，这个比兴放在后面才精彩。

“纨袴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。”纨袴子弟受父祖余荫，饿不死。袴，多作“袴”，应该作“袴”。“丈人试静听”，不是叫丈人安安静静，不要讲话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静，审也。”审，详细、仔细。静听就是谛听，白话即

“细听”。所以说，治文学宜略通小学。《夜宴左氏庄》：“林风纤月落，衣露静琴张。”或作“净”，或作“静”，这都是省略的写法，真正应该写“澹”。“净”与“静”都是假借字，不是本字。本字是“澹”。《老子》“清静无为”，或作“清静无为”，应该作“清澹无为”。北大的张鸣同志问我，这琴到底弹没弹？这是杜甫留给人想象的余地，但“静琴”不是说这琴很干净，也不是说这琴很安静。这是指琴的音色，一定清脆悦耳。“静琴张”的“张”是说琴摆在那里，可以设想正在弹，或尚未弹，但音色一定很美。“淨”字最早不念“静”，念“争”。除了“淨”，还有“埵”，见于《公羊传·闵公二年》，鲁国北门为“埵”。护城河为“淨”，城谓之“埵”。所以“淨”是城名、水名。“埵”读仄声，本是动词，实际上就是“整”，整治的“整”。安静的静，应作“靖”。丈人静听，即丈人细听。仇注引鲍照“主人且勿喧”，不对，应引刘伶《酒德颂》“静听不闻雷霆之声”。静听，即是细听。《诗经》“静女其姝”，这个“静”不是幽闲贞静、贤德之义，而是“靓”，即美的意思。漂亮的女人长得真美。“静”还作“好”，“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”。《后汉书》里说王昭君“丰容靓饰”。所以治文学宜略通小学，不妨以诗证诗。“秦氏有好女”，好女，美女也。“借问谁家姝”，余冠英先生注《诗经》，释“好人”为善人，不确，应该是美人。

前四句是一个总纲，中间仇注说得很清楚，分四段。中间十二句说自己，又十二句是事与愿违。自己的抱负超出常人，但遇到了“骑驴十三载”的遭遇，“主上顷见征”，“歛”一般读“xū”，这个字与“倏”同义。结果李林甫压制，野无遗贤，大家都上当受骗了。“观国宾”，见于《易经·观卦》。“观”，名词当读去声。秦观，字少游；陆游，字务观。当代人钱世明，认为秦观读平声，务观读去声。严格地讲，大观园，应读大guàn园。“早充观国宾”，是说自己早年来长安，很露脸。“赋料”，仇注注得不清楚，“料”名词读去声 liào，动词读平声 liáo。意思是，我自己琢磨赋可以和扬雄比肩。“自谓颇挺出，立登要路津”，可是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。“致君尧舜上”，这有两个讲法，一是使君王与尧舜一样；一是比喻贞观之治。尧舜之君如比唐太宗李世民，就是希望玄宗和太宗一样。

“此意竟萧条，行歌非隐沦”，“行歌”，用《论语》“楚狂接舆”的典





故，用白话讲就是要饭的，边唱边行乞。我不是想隐居，而是没饭吃。“残杯与冷炙”，“炙”名词读 zhà，动词读 zhì。可是“青冥却垂翅，蹭蹬无纵鳞”，后十二句说自己如何如何倒霉。

最后十六句，说到眼前，“甚愧丈人厚”，感谢韦济在人前称道自己的诗作；“窃效贡公喜”用“弹冠相庆”的典故，你如今升官，我感到高兴，但我“难甘原宪贫”啊。杜诗的沉郁顿挫就在这儿。这样的环境，我不该心怏怏，但“只是走踈踈(cún)”。老太太下台阶把脚“踈”了，就是这个字。“今欲东入海”，仇注引《庄子》，不确，而是《论语》孔子“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”。“去秦”，离开秦地。仇注引李斯《谏逐客书》是对的，但没有引到点子上，当引“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”两句。《论语》云：“迟迟吾行也，去父母之邦也。”他舍不得走，但表达得很含蓄，说“尚怜终南山，回首清渭滨”，我留恋终南山。“常拟报一饭，况怀辞大臣”，一饭之恩尚且要相报，我总想报答你，何况还是辞别朝廷的大臣，表达不失身份。最后又把自己的尊严和身份表达出来，“白鸥没浩荡，万里谁能驯”，我好像一只漂流无归的白鸥，尽管飞到万里之外，但我不是能被任何人驯服的。用《列子》“鸥鹭忘机”的典故。“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见群鸥日日来”(《客至》)，也是用此典。

10 杜诗把这些想法，说得委婉曲折，既表达了困境，也不失身份。杜甫与李白不同，李白是穷摆谱。我常打一个比喻，李白的诗不好学。李白真正是一个千年不遇的天才，好比一个歌者，天赋的好嗓子，愿意怎么唱就怎么唱，怎么唱都对，即使不搭调，也是好。李白的“牛渚西江夜”，五律，一句对仗没有，可真是好诗，但不能照着学。学杜甫的人多，因为他讲究规矩、法则。拿京戏来比附，老生里的杨宝森虽然嗓子差些，也能唱出好味道来。尽管天赋不够，守着规矩去唱，照样可以。许多学习谭(鑫培)派的，嗓子都不好，像余叔岩、杨宝森嗓子皆如此，孟小冬是女的，情况不一样，杨宝忠嗓子也不好。但不能因为嗓子不好就不走这条道儿。言菊朋后来弄成了“扬州八怪”、“后现代”，那就不行了。不过言菊朋虽然怪，但还是从规矩中出来的。标新勿立异。杜甫给人看的一面是法度、规范、圆满的结构和作诗的路数，中才之人照着学也能像诗。学李白则让人无从措手，太难了。